

44.85
Z Q

367292



张 岐

神秘的小岛



神秘的小岛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渤海上有一个小荒岛——海鸥岛，岛上曾发生过不少怪异现象，被称为魔岛。因此，多少年来人迹罕见，无人问津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几个渔家后代的中学生，利用暑假，闯上魔岛，进行海滨动物调查，故事就由此展开：在神秘的小岛上，他们抓到了传说中的“海人”，打开了据说是魔怪擂鼓的神秘洞，从而揭开了魔岛的奥秘。由于台风的阻挠，他们还在小荒岛上过了一段有趣的鲁滨逊式的生活。

作者是以描写大海和渔民生活著称的散文作家。他的这部中篇小说，不仅介绍了孩子们有意义而又饶有兴趣的暑假生活，塑造了水根、大雷、亚龙、蛋蛋、水燕等热爱科学、勇于探索的当代少年和关怀下一代成长的老龙爷爷的形象，而且对海洋、海滨动物作了生动的描绘，给人以丰富的知识，值得一读。

神秘的小岛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86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5 $\frac{3}{8}$ 插页 2

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25,000

书号 10019·3647 定价 0.50 元

目 次

一	“小马驹”	1
二	初踏海鸥岛	7
三	老龙爷爷的“戏法”	22
四	英雄勋章	29
五	一条怪鱼	39
六	猫子买鱼	46
七	我们就是护海员	53
八	“海人”	63
九	准备采苗	75
十	解不开的谜	82
十一	风来了	90
十二	鲁滨逊的生活	97
十三	水啊，甜甜的水	107
十四	大雷失踪了	114
十五	神秘洞	119
十六	老奶奶	127

十七	跟捕鲨船出猎.....	135
十八	网	146
十九	捉着了真正的“海人”	153
二十	科学之家	162

一 “小 马 驹”

在岛上，这是少有的热天。

柳枝上的蝉哑了。那些爱唱的海鸥，久久地鳃在水里，好象是一离开水，羽毛便让太阳给烤化似的。

港里的船，撑起了遮阴的帆布。渔人们怕太阳晒裂了船板，不停地用桶子或是潮瓢^①舀着海水，往甲板和船舷浇泼。

就在这热火燎人的天气里，滩头上却有两个孩子在修船。他们在进行最后的一道工序，补抹油漆不匀的地方。那个眉毛朝上翻卷、嘴唇厚厚的敦实小子，不时地用胳膊揩脸上的汗，汗没揩下来，倒将油污抹到了脸上，要不是他五官棱角分明，早分不清眉眼了。那个长着一对小虎牙、圆鼻头的小胖子，忽然一抬头，就哈哈地笑开了。翻卷眉毛的孩子莫名其妙地问道：“蛋蛋，你笑个啥？”

小虎牙说：“我笑你那个大花脸！”

① 清除船舱积水的器具。

这翻卷眉毛的孩子叫大雷，见蛋蛋笑他大花脸，丢下油刷说：“俺洗洗去！”说着，扑通地跳进海里。随着，小虎牙也跳了下去。

在这热火火的天气里，跳进海里游上一会儿，该多惬意呀！哈！身上每一根汗毛管都透进了凉意。

这时候，从船厂方向跑来一个孩子，手里拎着一个铁桶。这孩子穿着海魂衫，宽宽的额头下，忽闪着一双机灵的长睫毛的大眼睛，使人感觉他比那两个孩子更成熟一些。

这孩子叫水根。

水根看大雷和蛋蛋泡在海里，就喊：“大——雷——”“蛋——蛋——”

正洗得痛快的大雷和蛋蛋，听见有人喊，一齐朝滩上望去，当他们看清是水根，急忙朝岸上涌来。

“亚龙呢？”水根问道。

“叫他奶奶喊回家了！”

水根把支小排笔递给蛋蛋：“老龙爷爷就要来检验了，快把字写好！”

蛋蛋接过排笔，在黑油桶里搅了几下，不大工夫，就在船身写上海碗大的三个乌亮的艺术字：“小马驹”。

水根用排笔蘸着红油，又在船头描了个五角星。

“小马驹”顿时神气起来。



大雷高兴地嚷道：“啊哈！赶明儿‘小马驹’就驮咱们上海鸥岛了！”

随着大雷的喊声，孩子们的目光移向了烟波深处的那条“大鲸鱼”。那条“大鲸鱼”，就是孩子们要去搞海滨动物调查的海鸥岛。在这伙孩子中，只有海滨动物调查小组组长水根一个人曾去过那个小不点点的荒岛。那是前年秋里，水根跟一伙老头出海甩鲛鱼，途经海鸥岛时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要求挨近岛岸看看。好心的老头们满足了他的要求，把船靠上了岸。水根望着那遮天蔽日的海鸥，瞅着那奇形怪状的岩礁，听着礁丛间发出的沉雷般的涛响和“哈哈”叫的海流声，竟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小岛。他真想跳下船在小岛上转悠

一遭，仔细看看小岛的景色，可是他发现小岛忽然移动起来，愈移愈远，原来是小船摇走了。

打那以后，水根就象是中了“魔”，老想寻个机会上那小岛去。

今年暑假前，水根就跟海滨动物调查小组大雷、亚龙和蛋蛋他们商量到海鸥岛搞一次调查。暑假开始后，水根就把他们的想法跟老龙爷爷讲了。老龙爷爷原来是渔民协会会长，现在是龙角岛大队党支部委员兼养殖队技术顾问，群众还是习惯地叫他老会长。他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猎海手，也是孩子们最信任的老一辈人。他听说孩子们要闯海鸥岛，连声喊“好”，说大队正计划开发利用这个小岛，去那儿调查正是时候，答应拨给他们一只小船。水根知道大队船只不充裕，就提出修一只晒滩的漏船，老龙爷爷同意，就挑了一只伤轻的小船给了他们，这就是“小马驹”。

“小马驹”是老龙爷爷使过多年的一只小船。一九四八年解放龙角岛时，老龙爷爷就是驾着这只小船，支援解放军渡海作战的。去年冬里突然刮来一阵大风，把小船给摔打漏了，从此，就把它拖上沙滩晒起来。孩子们对这只小船特别有感情，写了“小马驹”三个字，就是表示纪念的意思，因为老龙爷爷把小船称作立过战功的马驹子。

孩子们将修船的家什送还船厂，然后把采集标本的工具集中起来：凿子、镊子、解剖刀、玻璃瓶、采集袋，以及固定标本的酒精和福尔马林。他们还用木板钉了一个携带这些东西的采集箱。

一切准备妥当，就各自回家了。

水根的妹妹水燕，也是海滨动物调查小组成员，兼作调查小组的“卫生员”，正在家里准备红汞水和纱布什么的。

水根找出了他的鱼镢，换上一根尼龙胶丝绳，在绳头拴上个能套进大拇指头的铜环，然后就坐在门槛上锉起镢尖来。

水根这支鱼镢，是仿照爸爸的大鱼镢做的，样子象支箭，一尺见长，两头宽，中间细，沟管式的镢尖上有两个锐利的倒须，能抽放猎物的血。这家伙有斤把重。水根用它猎过大鱼，平日里常把它插在腰间，遇见大鱼海兽就刷地抽出来，因此，本领愈练愈精，赢得了“小镢手”的称号。

水根正锉着鱼镢，冷丁树叶哗啦啦作响，抬头一看，天暗了。风，尖声嘘叫着。乌云不知从哪儿钻出来，呜呜地从东南方向涌来。当乌云涌到屋顶上空的时候，随着咔嚓一声闷雷，哗哗地就落下大雨点子。雨点子劈里叭啦地敲着屋檐，从屋檐又流到酱缸盖上，发

出单调而令人心烦的声响。

水根爬上炕，把脸紧贴着窗玻璃，两眼直勾勾地瞅着天空翻涌的乌云，只觉得心里也阴沉起来了，也巴哒巴哒地落着雨点。

这雨什么时候能停啊？

二 初踏海鸥岛

不知什么时候，雨住了。

橘红色的曙光，透过窗玻璃射进屋子里来。这曙光就象无形的手，一下子将水根拍醒了。水根睁开眼睛朝窗外一瞅，哈！天晴了！一轱辘滚下炕往海边跑去。

经过了一场雨，天更蓝了，海更碧了，就是空气，吸一口也特别清爽。大海在微风中轻轻抖动着。

几只海鸥在空中勾嘎勾嘎地吵叫着，好象在催促“小马驹”出发。

水根和水燕刚把采集箱搬到船上，大雷就来了，肩上扛着一把雪亮的两刺鱼叉，叉尖上挑着网兜、潜水镜和一个大草帽。他身后是蛋蛋。

足足等了十分钟，不见亚龙。大雷就撒腿朝亚龙家跑去。到了门口一瞧，亚龙奶奶推着两手把亚龙拦在屋子里，嘴里唠叨着：“乖乖！听奶奶的话，咱哪也不去！”

亚龙嘟着嘴，眨巴着眼，一手拎着采集袋，一手握

着凿子，木头橛子似地钉在那里。

站在门口的大雷，刚向亚龙招了下手，就被老奶奶给瞅见了，她用手指剜着大雷：“都是你们这些野羊羔子，把我的亚龙给勾引坏了，整天爬礁玩水，修船编网，摆弄那瓶瓶罐罐，不得安生！这又要引他去哪儿疯！”老奶奶从锅灶前抓起烧火棍，“你给我进来，敲断你的脚跟骨！”

大雷伸了下舌头。

“你伸啥舌头？死羔子，还不给我走！”

大雷干脆将门槛外那只脚也跨进来。

亚龙奶奶的脾性，大雷摸得很熟的。亚龙的爸爸妈妈在县水产研究所工作，本来是要把他们都接去的，可老奶奶故土难离，甘愿和孙子守家，就这样，亚龙从小就跟奶奶生活在一起。奶奶把亚龙夹在膈肢窝里，一心要使亚龙离开海。这是因为亚龙爸爸三岁的时候，一场台风，龙角岛七十八人遇难，亚龙爷爷也摊上了，连尸首也没找回来。从那时起，老奶奶发誓不让子孙再闯海了。可亚龙偏偏对海有感情，对海生物特别有兴趣，在学校里，一得空闲，就到图书室翻阅海洋生物学方面的书籍，还喜欢搞标本，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：“小科学”。可就是亚龙性格太软弱了，奶奶一咋呼就胆怯，一流泪就心软。如今见大雷来喊他，就向大雷

投去求援的目光。大雷挤眉弄眼叫亚龙向外冲，亚龙只是眨巴眼，脚跟一动不动。忽然，大雷眉头一皱生了一计，就把脚向院里凑了凑，嬉皮笑脸地对老奶奶说：“奶奶，你听俺说，今儿到西月湾作调查，亚龙非去不可！”

“管它西月湾，东月湾，俺亚龙都不去！”

“这是老师布置的任务，要写篇作文！”

“你这猴精又瞪眼说谎！”

“不信你问亚龙呀！”

老奶奶有点动摇了，瞅瞅大雷，又瞟瞟亚龙，心里犯起嘀咕来。在老奶奶心目中，老师是最有权威的人，她真弄不清大雷的话有几分虚实。

大雷看有门了，扭身便走，到了门口，故意大声吆喊：“亚龙！你不去搞调查，我告老师去！”

老奶奶啪地将烧火棍丢在地上，颤巍巍地进了里屋。

大雷返身抓住亚龙胳膊就往外冲，跑了老远，还听老奶奶嘶哑地喊：“乖乖！听奶奶的话，甬下水，甬跨礁，甬爬崖……”

当大雷和亚龙跑到港滩时，急得火烧猫挠似的水根一伙，已经登上“小马驹”了。就在“小马驹”要升帆的当儿，老龙爷爷从村头走来，吆喊水根等他一下。原

来老龙爷爷也要去海鸥岛，还领着老狗阿黄。

孩子们高兴极了。

“小马驹”把头朝前一拱，直朝“大鲸鱼”奔去。水根在船后艄稳稳地把着舵。

海鸥岛的轮廓愈来愈清晰了。

海鸥岛距龙角岛二十几里，那里栖住着数不清的、海上人称为“海猫子”的黑尾鸥。黑尾鸥的翅端翎毛和尾巴黑白相间，黄眼，红嘴，黑爪，是唯一在我国境内繁殖的一种海鸥。也不知什么时候，它们选中了这座小荒岛，在崖壁礁丛间筑起窝巢，那鸟粪跟石灰一般白，那鸟蛋跟鸡蛋一般大。

海鸥岛又叫魔岛，流传着很多魔邪的故事。传说那里有一个又大又深的神秘洞，里边住着魔怪。有人大白天在那儿钓鱼失踪了。有人坐在船舷上，被水里的怪物咬掉了一条腿。有人看见红眼、绿毛、拖着尾巴的“海猴子”。还有人遇上人不象人，鱼不象鱼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在身边的“海人”……

小岛被涂上了神秘而又恐怖的色彩。再加小岛四周礁多、水深、流急，多少年来，自然地形成了“禁区”，平时，人们极少到小岛去。

“小马驹”欢快地奔驰着，海面上留下一串串雪白

的水花。蛋蛋坐在船头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：

啦啦啦啦啦，
啦啦啦啦啦，
我们是小小的航海家，
跨上飞快的“小马驹”，
踏波踢浪出发啦……

蛋蛋正唱着，忽然发现小岛上空纷扬着无数的斑点，密得跟雪花一样，就吆喊起来：“快看，那是什么呀？”

“那是鸟！”一路上不停地抽烟的老龙爷爷，从嘴里拔出烟管来。

“鸟？”大雷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。

“那是在小岛上安家落户的鸟，叫黑尾鸥。”

“海鸥还有好多种类吗？”大雷十分感兴趣地问老龙爷爷。

“当然喽！也许有几十种。咱这一带至少有五六种，除这黑尾鸥，还有红嘴鸥，白翅鸥，燕鸥，再就是咱叫作‘叼鱼郎’的银鸥子。”

一阵勾嘎的尖叫声和羽翼搏风的呼啸声，打断了老龙爷爷的话。孩子们只觉得头上刮来一阵风暴，那些羽毛黑白相间的黑尾鸥，遮天蔽日地朝着小船俯冲

而来，有的翅膀竟扫着了篷帆。有的嘴里叼着的小鱼虾掉落在船上。有的把粪便撒在孩子们身上。吓得亚龙把身子紧缩在舱里。

阿黄倒活跃起来，蹬着后腿直立着，汪汪地叫，头随着飞旋的海鸥乱转，样子是想咬住一只，灭灭这些傲慢任性的飞禽的威风；可是它的嘴，连根羽毛也没碰着。

水燕和蛋蛋瞅着高飞低翔的黑尾鸥，惊得发呆了。

到海鸥岛了。那些高高矮矮、奇形怪状的礁石，有的象狮子，有的象狗熊，有的象秃鹫，有的象童话里的鬼怪……那湍急的海流，搦着白色翅膀，“哈哈”地尖叫着，声音犹如山洪暴发。礁丛间发出的沉重的涛声，仿佛是一些巨大的油桶在互相撞击。水的颜色墨绿墨绿，叫人觉得将钢笔蘸一下，就能在纸上写出字来。那鼓鼓荡荡的浪涌，活象一群群追逐着的大鱼，在船前穿来拱去。

“小马驹”吃力地前进着。

到了小岛跟前，老龙爷爷示意大雷把篷帆降下，指着一个立柱模样的大礁，要水根操橹驱船从那里靠岸。当篷帆降下，舵杆提起的时候，海流就象是从水底伸出的无数双手，把小船向险礁丛推去，眼看就要撞上